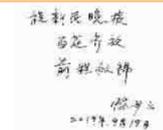


# 倾此一生身手绝 德艺双馨美名扬

## 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五位获奖者印象记



### 豁出命去“戏疯子”

细条纹的格子衬衫、洗得略微发白的浅绿麻布裤子，依然是朴素却又谦恭的陈少云，纵然已是扛起“麒派大旗”的老艺术家，陈少云待人永远那么和气。

国庆期间都排满演出，所以“过生日”这种事是不存在的。或许是同在一所戏校长大、青梅竹马的关系，杨子安熟悉陈少云的为人，也理解他对艺术的热爱，从未在这种“生活琐事”上让他烦扰。只是，担心有糖尿病的陈少云太过劳累，也怕71岁的他每回登台都“豁出命去”演。

陈少云“豁出命去”的架势，是所有爱他的人都见识过的，两年前助阵花脸名家安平的《黑旋风李逵》时，69岁的他为了完成一个“抢背”硬生生摔断3根肋骨。他硬是撑着演完下半场，竟然瞒过了所有人。次日去医院上了石膏稍作包扎，没几日陈少云又出现在排练厅，跪着也要把戏排完。

“他这一辈子就这样子，名副其实的‘戏疯子’，到了台上就什么都不顾了。”听老伴这样说，

陈少云不好意思笑笑：“不是不顾，就是‘忘我’，没办法，总想把最好的呈现给观众。”确实，“戏疯子”陈少云对于来邀戏的，不论是同辈大腕或者小辈学生，乃至跨界的同行，都是来者不拒。替人“跨刀”，哪怕就十几分钟的戏，他也要亮出麒派绝活。拍京剧电影《萧何月下追韩信》不用一次替身，唱念做打统统自己来。前几日，跟陈少云学了多年的郭毅要演“萧何”，陈少云又一头扎进排练厅帮着排戏找戏，临到演出前一天，学生崴了脚，眼看演出就要泡汤，院里剧场正纠结是退票还是改戏，陈少云大手一挥“都别换了，就我来吧！”

那日，所有观众意外“中了大奖”，纷纷感慨：“都多少年没看老爷子演这一出了，真是赚到。”就连院里的小字辈都纷纷挤到侧台，欣赏这难得的“观摩课”。陈少云说：“能看到我们中国传统京剧走向世界，能让更多人欣赏到‘麒派’艺术的魅力，就是最开心的事。” 本报记者 朱渊

陈少云

3

时隔两年未登门，陈少云已经搬了家。从铺满梧桐叶的衡山路搬到紧邻中山南二路高架的徐汇苑，虽然牺牲了静逸便利，陈少云和老伴却义无反顾：“京剧院搬到哪里，我们总归搬到哪里，每天都要去院里练功排戏的，近是硬道理。”

采访约得急，陈少云调整了时间候在家中，记者进门时，他正在琢磨京剧《穆桂英挂帅》的本子。阳光斜斜地从窗口洒进来，室内暖烘烘的，专注的他头上有一层密密的汗。10月3日，陈少云要为京剧名家李佩泓再演程派《穆桂英挂帅》助阵，这也是程派和麒派少见的携手。他调整了风扇的风力，给我留了阴凉又不对着风口的位置，细心道：“吹得不冷吧，我有些怕热。”

问他最近除了《穆桂英挂帅》还有别的演出任务吗？一旁的老伴杨子安略带嗔怪说：“多少年了，也没有在家里过过中秋，更别说是生日了。”原来生于农历九月初九的陈少云，几乎每年



何占豪



周慧珺



王文娟

### 人物简介

- **王文娟** 女 1926年12月出生 中共党员 国家一级演员  
越剧“王派”创始人，其代表作有《春香传》《追鱼》《则天皇帝》《红楼梦》《孟丽君》《忠魂曲》等
- **何占豪** 男 1933年8月出生 中共党员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 
主要作品有小提琴协奏曲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(与陈钢合作)、弦乐四重奏《烈士日记》、古筝协奏曲《临安遗恨》等
- **陈少云** 男 1948年9月出生 中共党员 国家一级演员  
麒派老生，继承麒派精髓。代

### 心中永远有问号

不做作，少粉饰，够澄清，多豁达，“林妹妹”王文娟见证并参与了越剧的光大繁荣，流芳传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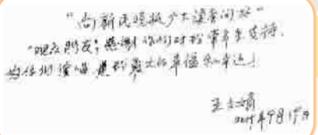
午后，满室阳光，“林妹妹”就这样坐着，似披了一缕金色的纱衣，仍是婉转多情的模样。3年有余，再见王文娟老师，93岁了，清健依然。

一只玉镯，一枚戒指，一件花衣，简单的修饰便衬出了王老的好气色。“昨天一个晚上没睡着啊。”王文娟的上海话带着绍兴腔，因为耳朵不好，一开口便自然拔高了声调。她掏出一张纸来，一行一行，有涂改，有画圈，“我想了一下，把感想稍微写了写。”她说自己激动并感动，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间节点，自己获得了沉甸甸的奖项，意义非凡。“我非常幸运，能够在在一个文艺蓬勃发展的年代进行艺术创作，拥有了许多优秀的合作者和广大的知音观众，我要感谢他们，尤其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。这份荣誉应该与他们共享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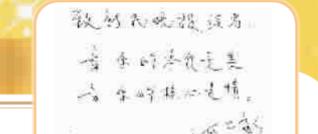
经历了衰弱，走过了抗争，迎来了风华，沐浴着昌盛，“林妹妹”赫然地迈步走向一个世纪。但王文娟的德与艺，不仅仅因为年龄的自然叠加显

得流光溢彩。与天地兮比寿，与日月兮齐光，其芳华，源于一份真。

“林妹妹”是纯真的。心向艺术，纯粹、真诚。人前人后，她总说自己“资质平平”，不过是有自知之明而不得不加倍用功。“做人要简单一点，演戏要复杂一点”，这句话陪伴了王文娟一辈子。每次演出前，她至少3天不出门，连电话都不接，揣摩人物需要全身心投入。“比如说演林黛玉，我会一遍遍地看红楼梦。她少时离家，又寄人篱下，许多经历与我接近。”王文娟的《红楼梦》剧本上，密密麻麻用红笔写满批注。她是黛玉，黛玉是她，娴静时如皎花照水，行动处似弱柳扶风。戏如人，大致是不错的。王文娟的唱腔平易朴实却韵味浓郁，自然流畅又情真意切，不追求花哨，更注重跟随人物情感的细微变化去行腔，内敛却具爆发力。



“向新民晚报少不读新闻” “她为人师表，感谢你们对我的培养与提携。她任则道，道则道，道则道，道则道。” 王文娟 2019年9月19日



致新民晚报读者。音乐是心灵的桥梁，心灵的桥梁是情。何占豪 2019年9月



黄宗英

### 占得春风曲亦豪

何占豪家狭小的书房里，琴凳边、书桌旁，永远坐着来求教的学生，屋里也永远有琴声、笑声。

下午一点，何占豪应声来开门，手里端着吃了一半的外卖盒饭：“来坐坐，刚给学生讲完课。”10年前，想考上海戏剧学院作曲班的宋艺驰也是这样敲开了何占豪家的门。10年，小宋从一个作曲零基础的考生成长为上海京剧院的专业作曲，创作时遇到问题，第一个想到要请教的，还是何老师，而且“何老师很幽默，记性好，脑子里有一个巨大的曲库”。

没有人人生就是好老师。“1964年，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，我只会创作，并不会教学。但那时我也有一个好老师，就是戏曲界的前辈刘如曾先生。他和我谈，‘你把自己的体会讲出来就行了’。所以我一边教，一边总结经验，最后，有了一本和老先生不同的、理论结合实际的教学教材。我可以很自豪地说，我的学生遍布全国，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现在音乐圈的学科带头人。至于在我的老家浙江省，绝大部分的作曲家都叫我老师。”

何占豪出生于浙江诸暨，很小就和奶奶背着凳子一起去听戏，传统戏曲的旋律自然而流畅滴在他的血液中。“我们这代人的作品，老百姓为什么喜欢，因为听得懂。我这辈子，做了一件事，洋

为中用，古为今用。一手伸向西洋，一手伸向古代。”

和何占豪聊天，这次不说《梁祝》。如果人的一生只困顿于一个话题，那显然太过苍白。

2009年，厦门总工会专程到上海邀请何占豪被称为“中国古代音乐活化石”的南音改革作曲，“技术其次，当时我不熟悉这门古老的音乐语言，所以没法下手。”再硬的骨头，总需要人去啃。说起南音，何占豪激动地放下还没吃完的饭盒，“我用了3年时间走进它，写了一部交响南音《陈三五娘》。当时南音申请联合国“非遗”成功，我想的是，这并不代表着它的命运就是应该被放进博物馆作为文物供起来。怎样既尊重先辈的创作，又用现代科学的眼光去分析取舍，是作曲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点。”

自1957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进修班，何占豪在艺术之路上，已走过了60多载。“在我看来，一个艺术家写什么，都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世界观、艺术观，表达为谁而写，为什么而写，而不是无目的地表现自己的才能。” 首席记者 吴南瑶

今年“上海之春”闭幕演出，演出了何占豪的二胡协奏《英雄泪·蝶恋花》，“我一直在自觉地写那些红色文化的作品，弦乐四重奏《烈士日记》、交响诗《龙塔塔》等，目的就像我另一部弦乐与合唱的题目《决不放弃过去》。”他希望用作品来激发当代人的爱国情怀，在音乐中缅怀过去今来的英雄们令人敬佩的情感和品质。

乐观、豁达，何占豪性格中有绍兴人的爽朗和直接，这或许也是他抵抗岁月的秘籍。沉浸于推广民族音乐现代化，“除了讲课、讲座，近年，我在很多华人地区举办了我的专场音乐会，而且，主办方常要求我自己来指挥，因为他们觉得我有激情。” 首席记者 吴南瑶

■ 本版图片由被采访者提供

### 一生坚守纵情书

身为一代书法大家，周慧珺说：“我的一生很简单，只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书法，这是我最大的快乐，我无怨无悔。”

周慧珺因疾病四肢关节变形，手臂无法伸直，行动不便，多次手术……然，一生书写不辍，智慧而成功地演绎了“自胜者强”这一人生哲理。

四五年前，周慧珺分获荣膺中国书法的最高荣誉“兰亭奖”终身成就奖和“上海文学艺术奖”杰出贡献奖。她感谢上海这座伟大的城市给予她厚爱，“我当再接再厉，为传承和弘扬书法尽绵薄之力。”学生说，周老师今年81岁，荣获“上海文学艺术奖”终身成就奖是大满贯，很圆满。

周慧珺认为，所谓完美只是相对而言，书法也正是没有完美，才充满魅力，探索就没有止境。“我所谓理想境界就是写出我的性情我的风格，同时有较高的技术难度，与中国书法传统审美标准也没有大的违背。如果还有一点时代气息，能在传统审美基础上有一点点突破，那就更好了。”

### 老树开花

身为一代书法大家，谦逊是周慧珺给我的又一深刻印象。2017年10月第一次采访她，她说：“你是晚报记者，我看了几十年晚报，不要采访我，我不够好。”2018年9月，偌大的客厅，依然只悬挂一幅吴湖帆的山水画，并未见她自己的墨迹。为何？她指着画作慢吞吞地说：“我的字不好，这个才可以挂。”这次，我找出去年的合影，周慧珺看到照片笑了，食指着自己风趣地说：“这个人，蛮好。”旋即收起笑容，认真地说：“这个人不好，哪能讲自己好！”——如既往，谦逊而不乏幽默。

不忍多打扰，轻抚她的手背，告别。她转过手，握着我，很暖。上海的早秋，晚风送爽，不凉不热，刚刚好。一如周慧珺人至暮年，历经世间风雨，阅尽山川河谷，已无波澜，淡然自洽。她，安然于自己的世界…… 本报记者 郭影

### 历经艰险不后悔

从演员到作家，94岁的黄宗英阅尽人生。当我问她，曾有过危险，经历过艰苦，后不后悔，遗不遗憾？黄宗英认真地回答我说：“这辈子，从来没有后悔过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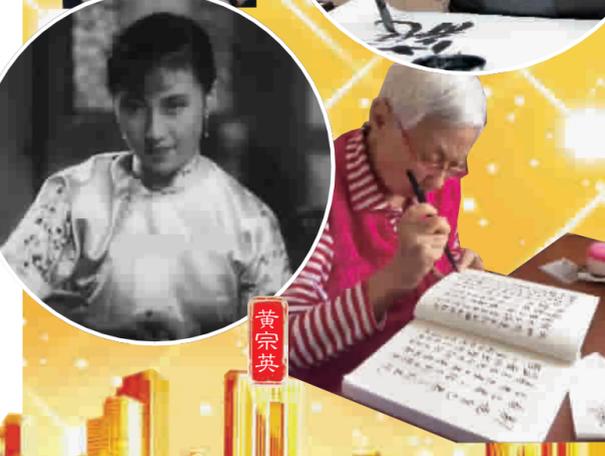
华东医院的病床上，初秋的温暖很好，黄宗英一头白发，沉沉地睡着，叫人不忍打扰。想起去年冬天，也是在这间小小的病房里，我们与老人有过短短两次相聚。

这个开朗的姑娘16岁就到上海来投奔哥哥黄宗江，第二天便去长江大剧院看《蜕变》，被舞台上下的热烈、慷慨深深打动了。导演黄佐临隔日便安排给了赵丹。“当天下午，我到华东医院探访老人，红色棉袄、红色围巾、红色小帽，黄宗英正捧着10英寸的小屏，专注地在看《乌鸦与麻雀》，阳光和煦、温暖，这一幕美好得叫人忍不住打哈。”

于是，我第二天下午又去了。她正在看《林则徐》。还是那一身红，因为“丹”是红的颜色，“想他的时候，就找出这些老片子，看一看”。

黄宗英

5



黄宗英